

空白的浪漫

理
察
新
語

童
心

不知不覺間，我對明信片產生了一種近乎執念的「心動」。

從去年秋天在廈門第一次被陌生女孩書寫明信片的場景打動，到自己在聖誕節的上海寫下第一張明信片，再到故鄉北京寫下沒有郵寄的明信片，這些點滴記憶串起來，簡直是一場關於空間與紙質地的漸進式覺醒。在廈門沙坡尾被榕樹陰影遮蔽的舊書店前，我佇立在金屬旋轉架前，空有滿腔浩蕩的情感，卻不敢落下一筆一畫；到了上海梧桐區刺骨的聖誕雪夜，那是埋藏已久種子的悄然破土，在焦糖拿鐵溫熱的香氣裏，我第一次將私密的獨白投進綠色郵筒；而在北京的家，那是一場關於血脈與歸宿的溫熱回響，我放棄了郵戳與郵路，只為將卡片親手遞到奶奶滿是褶皺的手上。

而此刻擺在桌面上的這一張，遠道而來，來自瑞士。畫面上的阿爾卑斯山巍峨雪山刺天，十字紅旗在湛藍的天空下鮮烈奔放。然而，比起這幅壯麗無比的異國圖景，這張卡片背後的故事更為有趣，也更為動人——那是送我這張卡片的她。

她興沖沖地把紙片遞到我面前，眼神純粹而坦然。聊天時我才驚奇地發現，她竟然完全不懂明信片所謂的「正宗玩法」。她不知道背面的空白處需要填滿密密麻麻的思念，更不知道貼上郵票就能讓她跨越重洋。在她眼裏，這不過是一張好看的雪山畫卡。這種天真又迷人的認知盲區，反倒成了這份禮物最為動人的註腳。

我拔開鋼筆，筆尖輕輕壓在卡片上雪山與天空相交的寒冷邊界。在方寸之間，明信片於我而言，早已不再是幾克重的薄薄紙片。它是一個將壯麗山河、漫長時光以及身邊人真切體溫，凝固在生命記憶裏的那個錨點，那麼溫暖、那麼寶貴、那麼無可替代。



他
鄉
港
聲

梁家信 文旅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信
而
有
征

劉
征

周末看了一部小川系生活的紀錄片，講她現在搬到山裏去住了。然後，就是小川一個人的獨白，配着房間的巡迴。你會看到屋子整個是木頭的，外面還有一個很大的、長滿了青苔的大石頭。小川說，她本來覺得這塊石頭太大，橫在屋前有些不太合適，但最後還是決定讓她留在那裏。因為她並不想大動干戈地去建一座新樓，只是想安安靜靜地在這裏過日子。

你知道，每次一旦開始拍攝這種森系的影片，攝影師常常就會配上淺灰色，中間再加一點淡黃。這次，片子也是如此。不過它很巧妙，選的是黃昏時分，讓晚霞自然的紅黃色與木頭的黃顏色重疊在一起，作為一種顏色基調，這就避免了純粹侘寂美學帶來的冷清感。我想這也符合小川的風格，她像是一個極度熱愛生活的人。儘管她一個人搬到森林裏去住，但是她所書寫的內容都充滿細節。這也就是說，她對於生活的熱忱沒有變，無論她住在哪裏。

然後，小川就說起她搬到這裏來的原因，是有一次她去德國住了一陣子，發覺

壯美湖山 夢遊香山

心
窗
常
開

潘
金
英

雨中晨曦下，我憶起杜牧《遣懷》詩句：

落魄江湖載酒行，
楚腰纖細掌中輕。
十年一覺揚州夢，
贏得青樓薄倖名。

同樣是十年，我與杜牧不同，我的十年留在小香江，浪費了好光陰，少時被英國管治時期限制了眼界，比較落後落伍，寫作遲緩停滯不前，欲哭無淚。

所謂洛陽紙貴，我知道好文章有價，我也知道名聞遐邇金句「長安米貴，居大不易」，白居易和左思皆擇長安居住了很久，白居易更有遺言要葬在洛陽洛水之濱龍門石窟。

今秋夏不願意走，仍天天日光毒辣，我們唯有待日落傍晚才出行。

太陽磨磨蹭蹭地向西滑落，天空乾淨，吝嗇的西風把晚霞彩雲撕成絮狀、條狀、絲狀，西風輕輕吹，雲就散開了。龍門山山壁上佛龕裏大小不一的石佛，即使千百年來被風吹日曬，雨勢磨平棱角模糊面容，仍依然穩當端坐在陰涼的石洞，悲憫地注視着山下一眾平民。

我單人匹馬（手拿馬扇）沿龍門山上去，山青樹翠，有石刻之處綿延，密密麻麻的石像大小不一，其中最出名的當屬「盧舍那大佛」。大佛通高17.14米，額頭飽滿面容豐潤，眉如新月雙目低垂。盧舍那，梵語意思光明

普照，暗合了武則天的「曁」；武則天昔日捐兩萬貫脂粉錢大力助修建此佛，所以建造大佛的工匠們，便將佛臉雕刻得頗神似武氏女皇。

山道盡頭是座橫跨伊河的橋，走去就是香山，即白居易自選埋骨之地，白氏年少時仰慕兩都長安繁華，卻擇東都洛陽終老。我曾不理解白居易為何選洛陽，直到我登上香山才恍然大悟。香山坐落洛水之濱，伊水之東，別稱龍門東山，登上香山看雲，我邊看雲邊聽到不同的鳥鳴聲，偶爾似這種鳥，有時又似另一種鳥，我不知道鳥是哪種名字，但據說，早起的鳥總有蟲吃，鳥若肚餓就早點起來找好吃的吧，人何嘗不一樣？

我想像白居易登香山不孤單，有太陽好天氣陪伴，香山不似西山龍門刀削斧鑿，人可自在看喜歡的雲彩，同一朵雲有不同的變幻，左右看上下看都不同，它們隨時變幻，變成什麼誰知道？

白居易引發我悟道：變幻才是永恒，變是唯一的不變！



●秋天的香山。

作者供圖

傷人乎？不問車！

琴
台
客
聚

潘
國
森

千禧年前後大家都在講「知識型經濟」（Knowledge-based economy），有企業家在談到年輕人怎樣面對新時代的挑戰時，說此後大學本科畢業或會成為職場的重要入門券。沒上過大學的話，競爭力怕會落後於人。那個年頭各地都掀起轟轟烈烈的專上院校升格潮，西方管理學大師杜拉克（Drucker）早年提出「知識工作者」（Knowledge worker）的概念，指的是靠腦力、知識和創造力來工作，而不是靠體力勞動的新人才。杜大師催生的「知識型經濟」學說，從骨子裏就瞧不起廣大的勞動人民。

張雪在初中輟學，曾經成為「修車學徒」，香港民俗戲稱為「車房仔」。張雪幹盡了髒活累活，然後在實戰中掌握賽車和生產新車的所有相關知識，後來成為企業家，同樣沒有到學校去學什麼工商管理，一切從實踐入手。這好比武俠小說的描述，習武而從來沒有學過練內功，卻因拳腳功夫到了家，在實戰中掌握了蓄勁發勁的法門，最終自外而內，成為結合知識和勞動、內外兼修的高手。

張雪機車的生產線堅持員工「8

小時雙休」，即每周限上班40小時，加班還得要向上司申請及解釋原因何在。這與先前橫掃職場的「996」是天堂與地獄的差別、X理論和C理論的差別。每周通動6天每天12小時，就是72小時「起跳」。這「996」是出一份薪水叫人幹雙倍的話。經濟評論咸認為張雪這樣的大老闆肯給員工「讓利」，不要自己賺到盡。給小職員發高工資，還管吃管住，經常加派花紅。而冷酷無情的「996」則似馬克思撰寫《資本論》那個時代貪得無厭的英國資本家，要全拿企業所有員工生產出的「剩餘價值」。

車手德比斯比較今時駕張雪機車參賽與先前在傳統強隊的分別，以前賽車出了意外，雅馬哈的同事先關心機車還能不能跑；今時在張雪，大老闆先問人有沒有受傷，今回失利可以等下回再努力。筆者立刻聯想到《論語·鄉黨》：「廋焚，子退朝。曰：『傷人乎？』不問馬。」

張雪只讀到初中，可以合理猜測沒有精神心力去「創」《四書五經》，卻與孔子同一個思路。傷人乎？不問車！「以人為本」的精神深刻藏在中國人的深層意識裏面。這正正是中國C理論的一大精髓。

衍紙藝術的精緻與隨意

學
袖
乾
坤

余
似
心

遠古的中國已發明造紙技術，先輩很早便以紙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，甚至在藝術中發揮。現在流傳下來最為普及的是剪紙藝術，最近我卻愛上了另一種紙藝——衍紙，一種既簡單又隨意，卻能發揮高深造詣的手工藝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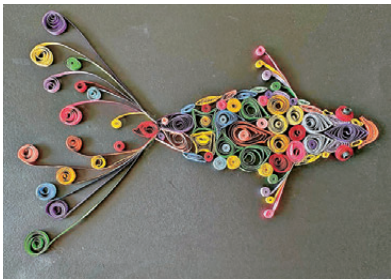
記載衍紙藝術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，有說始祖是名將趙松。趙松於漢武帝時期開創了「發冠功」的剪紙技藝，用白紙剪出各種花鳥蟲魚的形態，再用彩紙蓋在白紙上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帶色彩的剪紙工藝。這種剪紙技藝被後人發揚光大，逐漸演化成衍紙藝術，明清時代衍紙藝術更進入高峰期。中國的衍紙藝術作品中常常描繪一些文化符號和寓意深刻的圖案，如祥雲、龍鳳、吉祥物等形象。

所謂的衍紙藝術，是將彩色的紙條摺成圓形、心形、菱形等多樣的圖形，大家想像旗袍、棉襖的傳統鈕扣、包邊，是用布條扭摺而成不同的造型，而衍紙則是相若的道理，只是以不同顏色的紙條創作。利用幼彩紙條的可塑性，摺摺成不同大小的圓形和圖案，又可以使用其彩條作構圖，成為吸引的圖畫，

甚至可以做成立體如雕塑的作品，又或製作成耳環、飾物等等玩意。現在網上已備有很多方便創作衍紙畫的工具，如捲筆、備不同大小和圖形的尺，彩色紙條尺寸的選擇也多，是便宜又方便的手工藝。

其實在外國也有類似的工藝，他們稱為捲紙（Paper-Rolling、Paper-scrolling、Filigree、Mosaic和Quilling）。有資料顯示紙藝來源於古埃及，其後流傳至歐洲，在16至17世紀法國和意大利修女用衍紙作品來裝飾聖物盒和神畫，有說教堂七彩的窗飾也是受到這藝術啟發，當時西歐的貴婦也流行這捲紙工藝。

由於這是細緻的手工藝，需要專心致志，全情投入創作，很自然地讓人忘掉繁瑣，所以我稱它為忘憂藝術。



●創作者Jessie的衍紙藝術。

作者供圖

隊什麼友

網
人
網
事

狸
美
美

管老公叫「隊友」，是小狸心中的互聯網十大迷惑行為之一。網絡上但凡談及婚姻或同居生活，如今十有八九都離不開這個詞。發文者常帶有一種自嘲的輕佻，或抱怨「豬隊友」低能，或暗炫「神隊友」給力。底下評論區更是一片共情，大家在一聲聲「同款隊友」中找到組織。

老公、老伴、先生、愛人、丈夫、郎君、我家那口子……作為人生中最重要親密關係之一，這個角色原本有着豐富且具備唯一性的恰當稱呼，但如今卻莫名其妙地被一個適用於任何人的「隊友」強暴和矮化了。許多人以為這是一種當代幽默，是一種「看透生活本質後的灑脫」，可小狸看到的，卻是這不合時宜幽默下的情感失能、語言貧困，以及懦弱又雞賊的投機主義。

「隊友」這個詞，天生帶着一股職場項目組與賽事競技的冰冷算計。隊友之間需要的是什麼？是功能，是分工，是配置，是KPI的達成。今天你控場、我輸出，明天你接娃、我洗碗。在這種語境下，一個人作為「獨立個體」的靈魂、性格、喜怒哀樂與複雜人性被全部抹殺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張張考核表。

在熱衷使用「隊友」的群體中，小狸認為可以分為兩類人。一類是主動選擇這個詞，甚至繼續創造着類似的詞彙，比如「室友」「合夥人」，其深層原因很可能是愛無能。

愛一個人是危險的，愛意味着袒露脆弱、承擔風險，意味着可能遭受背叛與傷害，意味着要在一場沒有終點的靈魂碰撞中付出極大的耐力與代價。而把對

方降格為「隊友」，便能順理成章地為自己建立一道心理防禦牆——既然只是合作辦公的夥伴，我便不必對你投入高濃度的情感；既然只是共同經營家庭事業部的股東，當你表現不佳時，我也只需像對待失職同事那樣抱怨兩句，而不必承受「愛意消逝」的精神創傷。

這類人在做的其實是「情感避險」。他們預先扣除了浪漫與深情，好讓自己在面對一地雞毛時，能隨時拿出職場人的理性來自我麻痹。但這種預先的閹割，代價是親密關係中所有深刻、動人與神聖的東西全面崩塌。那些把「隊友」掛在嘴邊並自以為幽默的人，本質上更像是婚姻裏的大儒主義者，努力掩飾着自己無力經營高質量親密關係的真相。他們不敢奢求靈魂的契合，於是只能寄希望於這種大眾化的打趣，在網絡上尋求「大家過得都一樣爛」的虛妄安慰。

第二類使用者是集體盲從的。當代人在演算法的圈養下，獨立命名自我體驗的能力已經差不多都喪失了。人們習慣於用流行的詞彙來簡化複雜的情感，那些網絡熱詞就是「嘴替」。於是，很多人不再試圖去描述婚姻中那種包含着牽掛、妥協、忍受、熱情與習慣的微妙關係，而是圖省事地將其一刀切地劃歸為流行的說法——「與隊友組隊打怪」。但語言是會反噬的，當你婚姻生活的語言庫裏只剩下「豬隊友神隊友」「組隊打怪刷副本」這種貧瘠的網紅詞彙標籤時，你對生活的感知力也必然走向平庸與粗糙。

最後說一個扎心的段子，有人在社媒上問為什麼「隊友」的稱呼多出現在華人夫妻中？點讚最多的答案說：因為華人有很強的不愛的人長期生活下去的能力。

林間生活

這樣生活很棒。在此之前，她一直住在城市，從來沒有真正地親近過大自然，這就可以理解了。對於一個長期生活在都市裏的人，想必很難有勇氣搬到森林裏去住。畢竟，這種美不是經過美化的田園詩，而是未知本身。小川去德國這樣住過一陣子，這讓她有機會了解這種生活，並愛上了它。

德國人對於自然有一種偏執的熱愛。他們嚮往的自然，是在一片沒有人煙的原野，忽然有了一個屋子，就像天鵝堡周圍永遠瀰漫着一望無際的森林。這種純粹的自然當有一種野性。相比之下，歐洲其他的國家都不太一樣。比如英國的自然就是鄉村式的，那裏擁有大量的農莊和家畜，然後再描述人如何勞作，並在勞作當中感受到美好。法國也是重視農業的，卻更偏重於一種工業化的農業。他們種植葡萄、飼養牛和羊，並把葡萄酒和奶酪當成法國的國粹。而且，這種農業的工業化還被賦予了一種文化意義。就像葡萄酒的那幾個著名的產區，波爾多、香檳，或者勃艮第。在法國，農業是一種優雅。

然後是西班牙的鄉野，又不同，它是跟傳統的民俗聯繫在一起的。各處都有自己

的節日，鬥牛、奔牛，還有Valenciana的西红柿大戰。從一個鄉村傳到另一個鄉村，佛拉門戈從一個地方跳到另一個地方。相比於它們，德國的鄉野安靜多了。這種有些絕對化地把鄉野排除在生活之外，讓它成為一種選擇，而不是一種命運。這大約是某種民族性格決定的，德國人是剛毅果斷的，有時候有些極端，野性難馴的樣子。

小川在德國的生活影響了她，讓她從一個城市人變成了一個嚮往自然的人。所以，這種行為的詩意成分就大大降低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面對自然必然遭遇的辛苦。就像她說的，她從早上5點就醒了，也沒有鬧鐘，都是自然甦醒，然後就是勞作。你會看到這種生活其實並不美好，就好像每當我們在城市裏生活久了，就會渴望回到田園裏去，但它實際上也不容易。可這讓小川的文字有了細節，每次看她的書，你會覺得細膩得可怕。但是仔細一看，會發現這種細膩的感覺實際上是生活的細節帶來的，而且，因為這細節是一種感悟，所以她才生機勃勃，這就讓生命有了另一種詮釋的視角。



●作者在活動上發言。

作者供圖